



发现之旅

DISCOVER BAOSHAN



我们的

DISCOVER BAOSHAN

OUR GAOLIGONG MOUNTAIN

保山发现之旅丛书

周勇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高黎贡



发现之旅
DISCOVER BAOSHAN

我们的

DISCOVER BAOSHAN

OUR GAOLIGONG MOUNTAIN

保 山 发 现 之 旅 丛 书

高黎贡

周 勇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高黎贡 / 保山市旅游局编.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12

(保山发现之旅丛书)

ISBN 7-81068-906-1

I. 我... II. 保... III. 山—简介—贡山怒族独龙族自治县
IV. K92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8967 号

保山发现之旅丛书

我们的高黎贡

保山市旅游局 编

主 编 许秋芳

周 勇 著

整体设计 毛 杰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5031071

责任编辑 赵红梅 张秀芬

开 本 210 × 226 1/20

印 张 19

字 数 300 千字

印 装 昆明(雅昌)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68-906-1/F · 327

定 价 全套 120.00 元 (共三册)

保山发现之旅丛书

顾 问：黄 毅 熊清华 杨 连

黄玉峰 李新平 蔺斯鹰

总 策 划：许秋芳

策 划：徐盛兴 和 风 何秉坤

主 编：许秋芳

作 者：周 勇

摄 影：车 夫 王华沙 李正波

赵晓东 李东伟 周 勇

刁文斗 艾怀森 段品钊

于观明 李勇华 郑 宁

制 作：浮士薰设计工作室

保 山 市 旅 游 局 编

目 录

CONTENTS

序	1
地球上的“诺亚方舟”	3
树神覆盖下的世俗生活	11
林中圣泉	17
孤独的世界杜鹃之王	25
最后一个村落	31
恐龙时代的目击者	39
以鲜花命名的村庄	43
隐匿在森林里的乐手	51
原始森林里的诗意之地	57
绝顶的风景	61
河流的经历	77
遮蔽在火山之下的世界	81
桥的故事	89
在刀刃与火焰上狂欢	99
一座土著命名的大山	105
后 记	113

保山，总有一首隽永而悠远的老歌萦绕在高山低泊，当都市繁杂的生活过得无比厌倦之时，当风从耳畔吹过，也许会听到这古老的吟唱，这是天籁之音，使心灵湿润的声音，我们听到了保山的召唤。

当我们沿着马可·波罗、徐霞客、杨升庵的脚步走进保山；当我们在穿越布满深深蹄印的“西南丝绸古道”时，侧耳聆听，依稀有马帮清脆的铎铃声响传来；如果站在火山之巅，你会听到来自大地深处的躁动之音；走入乡间村庄的窄巷，深深凝望那些古朴陈旧的飞檐斗拱，时光停顿，然后飞速地朝后掠去，一瞬间，回到数百年前，如烟往事，不期而至。

我们留恋那些古老的路、古老的桥，祖先的脚步在想像和记忆中漫长而坚韧地行走着，哀牢文明的荣耀之光在头顶闪烁，熠熠生辉。直至今日，我们对一切昔日文明的残片都充满敬意。

不只于此，当置身于抗日的战场，或者，从地图上一寸一寸检索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你会看到决战前夕的场景：满山遍野的士兵，义无反顾地冲锋，杀声震野，成千的人倒下了，生命凝固了，托起一个伟大民族的脊梁。

于是去看一看国殇墓园吧，去聆听松山低沉的涛声，去爬一趟高黎贡山，走一程永昌古道，在古镇和顺百年的屋檐下小憩片刻，到火山腹地触摸大地的脉搏……

当你行走在城市街道的时候，喧嚣声中，微风送来另一种旋律，内心深处涌出真挚的感动，轻轻震颤着，想起保山……





地 球 上 的 “诺亚方舟”

遥远的大海和神秘的高原是地球上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然而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却通过一条巨大的山脉连接到一起。这条山脉可以指引你从地球上最神秘的高原抵达浩瀚的印度洋之滨。这条巨大的南北走向的山脉就是——高黎贡山。

在这条落差悬殊的山脉上，它们很容易在这种“立体多样”的生态环境中找到适宜于自己生存繁衍的地带。

中国的山脉大多是东西走向的，这种山脉的走向最终决定中国版图的倾斜——西高东低。而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南延地段，高黎贡山却似乎违背了山的家族的意志，开始了一条与它的家族们背道而驰的走向。从青藏高原一路南下到中印半岛，并与碧罗雪山、云岭构成地球表面最壮观的三大横断山脉。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长600多公里，跨越5个纬度，总体呈南北宽、中部窄；地势南北走向，北高南低。中段和北段，山体高耸狭长，最窄处少于20公里；南段及延伸区较平缓宽阔，除少数余脉外，多为散布的丘陵

山地和星罗棋布的low热河谷坝区。高黎贡山犹如一座连接青藏高原和中印半岛的巨大的“桥梁”与“走廊”，一座从北到南不断倾斜、不断降低的桥梁。当然，这是一座只有上帝才“建造”得出来的走廊或桥梁。

远古时代的生命就是沿着这条地球上最为巨大的“走廊”开始它们整个家族中具有历史性的迁徙。这些“迁徙的生命”极大地拓展了它们家族的生存空间。在这条落差悬殊的山脉上，它们很容易在这种“立体多样”的生态环境中找到适宜于自己生存繁衍的地带。这些“外来

的避难者”们或者在这个“走廊”里定居，或者继续向南迁徙到更为温暖的中南半岛。

“苍老”这个词似乎只适用于人类，大地是永恒的。一次偶然的阅读，我了解到高黎贡山是一座年青的山地，这个说法使我对“永恒”一词产生怀疑。在地质史中科学家们用想像力再现了高黎贡山诞生的故事：

古生代以前，高黎贡山地区属于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多次造山旋回的影响，中生代之后，高黎贡山地区地面不断抬升，形成准平原



高黎贡山似乎违背了大山家族的意志，与它的家族们背道而驰。从青藏高原一路南下到中印半岛，并与碧罗雪山、云岭构成地球表面最壮观的三大横断山脉。

状态。那个时候，高黎贡山与喜马拉雅山之间，是一马平川的原野。中新世之后，喜马拉雅山的造山旋回的影响，欧亚大陆板块与印度次大陆板块的挤压、碰撞，处于欧亚大陆板块和印度次大陆板块边缘地带的高黎贡山，地质构造极其活跃，地壳极不稳定，在强大的外力之下高黎贡山从大地深处隆起“横空出世”。高黎贡山两侧的怒江峡谷、龙川江峡谷的不断冲刷、深切，从而形成高大隆起的山地和峭壁千仞的大峡谷地貌。

高黎贡山诞生之后，就一直是地球上生命演化的重要“舞台”，一直是古热

带植物区系与泛北极植物区系成分交汇过渡的地带，它融合了青藏高原、中印半岛及本地种属的动植物。形成该地区动植物种属复杂，特有化程度雄居世界大陆区系之最。

在地球发生剧烈地质运动的时期，高黎贡山成了动植物的“避难所”。从前，北方大陆和南方大陆一样的温暖。但是在数百万年前北方大陆突然变得异常寒冷，冰雪覆盖了北方的大地。在地质史上将这个时期称为：冰河时期。大批北方的动物开始向南方迁徙，纷纷逃离猝然而至的寒冷。可是亚洲大陆东部的山脉

大多呈东西走向，巨大的山脉成为动物迁徙途中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很多物种因无法翻越横亘在它们面前的山脉而在迁徙的途中死去。而南北走向，而且北高南低的高黎贡山于是成为了动物迁徙的通道和“避难之所”。于是在冰河时期——这个地球上的大劫难中，许多古老濒危的物种得以在高黎贡山的庇护下保存下来。众多已经消失的物种在这里安静地栖息繁衍，它们并不知道，它们的同类已经从地球上消失。只剩下它们在这个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孤独地生活着。

在世界生态学家眼里，东喜马拉雅



山地区是世界物种最丰富的十大关键地区之一，堪与南美的亚马逊河地区媲美。犹如一个自然博物馆那样，高黎贡山一直是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关注的地区。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将高黎贡山喻为“世界物种基因库”。1992年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将高黎贡山评定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A级保护区。2000年10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并成为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网络成员。

“动物和植物的王国”几乎成为这个中国西南省份的固定的修饰语。可是在这个“王国”里只有西双版纳、丽江古城与三江并流区的高黎贡山成为真正的世界品牌。已经与美国西部的黄石国家公园、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加拿大的瓦特通（waterton）保护区、南非的考格尔伯格（kogelberg）国家公园这些为人所熟知的世界自然遗产一道名垂青史。然而，高黎贡山一直是一座沉默的世界名山。即使在云南，人们对它的了解也非常有限，人们常常津津乐道玉龙雪山、太子雪山。可是对于高黎贡山却常常处于失语状态。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对高黎贡山的无知未始不是一件好事。栖居在高黎贡山的庞大的动物和植物家族，可以不受人类惊扰，像它们祖先那样生活。恍如一座被封存起来的“博物馆”。



众多已经消失的物种在这里安静地栖息繁衍，它们并不知道，它们的同类已经从地球上消失。只剩下它们在这个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孤独地生活着。



对于世界生态学家而言，高黎贡山一直是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的巨大的“研究室”。他们将高黎贡山喻为“世界物种基因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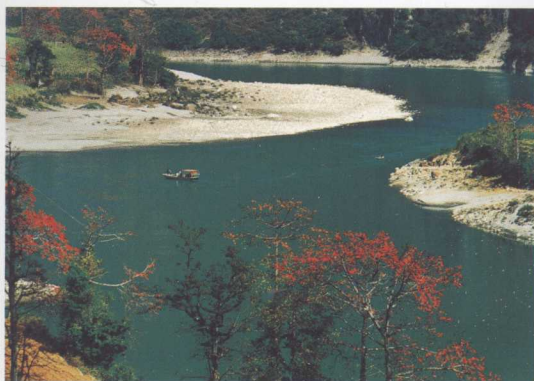
有一个古老而著名的神话。在这个古老的神话里，人类与动物最终靠“诺亚方舟”逃脱了灭顶的洪水灾难，而在科学家们讲述的地球曾经发生过的灾难中，高黎贡山是否就是那只使地球上的生命们度过劫难的巨大的“诺亚方舟”？

怒江这条高原上的大江使西岸的高黎贡山脉与东岸的碧罗雪山脉犹如两个沉默的巨人那样隔江对峙。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巨人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加深。桥与渡船是它们惟一的沟通方式。高黎贡山的苍茫的原始森林与对岸碧罗雪山红褐色的光裸的山岗犹如两道风格迥异的风景，在蜿蜒的怒江两岸展开。它们的脚下，于是出现了零星的、不规则的逐渐开阔的谷地和村庄。在这里人们已经不再把它称做“峡谷”，而把它叫做“坝子”。怒江在这里与它的命名有了很大的差别，犹如一块被人揉皱了了的绿色的绸缎，在红色的峡谷中抖动。峡谷中的居民把这条日夜奔流的大江叫做“潞江”，因而怒江沿岸的大地，也顺理成章地被人们称做“潞江坝”。傣族、傈僳族、苗族、德昂族在这个被叫做“坝子”的峡谷里，唱歌跳舞，恋爱、喝酒，生儿育女。

在冬季，怒江峡谷里最耀眼的风景是红色的木棉花。两岸绵延不绝的木棉花使红色的峡谷有一种燃烧般的感觉。它使峡谷世界呈现出红色的基调，所有的事物都以红色作为背景。不断延伸的红色中蜿蜒的是柔软的江水。它的宽阔的碧绿使红色的世界不再显得单一。



河流犹如一把柔软的犁在大地留下一道或深或浅的痕迹，人们把它叫做“河谷”或“峡谷”。怒江是从世界高处而来的巨大的犁，它劈开大地的结果是，大地出现一个巨大的峡谷。



在冬季，怒江峡谷里最耀眼的风景是红色的木棉花。两岸绵延不绝的木棉花使红色的峡谷有一种燃烧般的感觉。它使峡谷世界呈现出红色的基调，所有的事物都以红色作为背景。不断延伸的红色中蜿蜒的是柔软的江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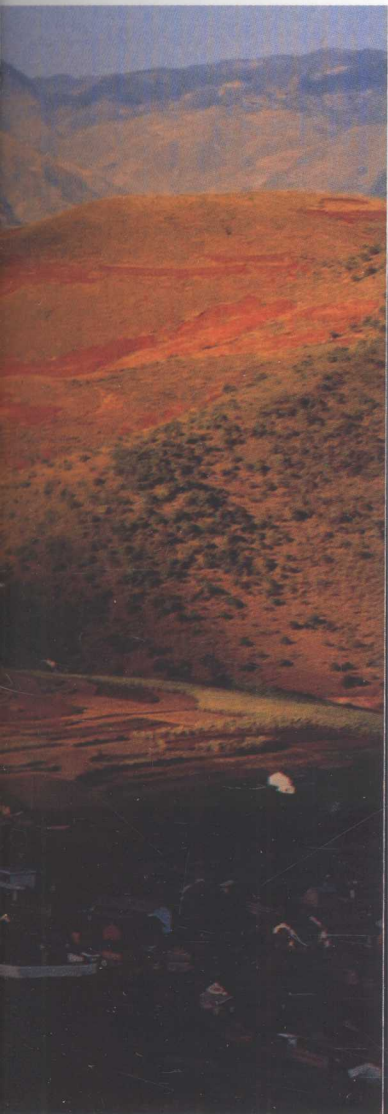




潞江坝其实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村寨的分布与怒江一样蜿蜒曲折。

树神覆盖下的 世俗生活

如果在峡谷高处，你会发现潞江坝其实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地方。村寨的分布与怒江一样蜿蜒曲折，你只能看见灰色的屋顶在大片竹林、榕树中若隐若现。西岸的高黎贡山与东岸的碧罗雪山如同两道巨大的“围墙”遮蔽了这个被叫做潞江坝的地方。潞江坝很像是一个隐蔽在大地深处的人的乐园，在这片并不算宽阔的峡谷中，栖居着傣族、汉族、傈僳族、德昂族、彝族、回族、白族等众多少数民族。这是一个世界之外的地方。因而，无论是当地土著民族或是迁徙而来的其他民族，始终保持着“原始”的风貌。





榕树下的舞蹈与我们所习惯的舞台上的“作秀”绝对不一样，那是一种自然的、民间的欢乐。劳动惯了的身体，犹如树一样柔软自然的舞姿。那是真正的身体的娱乐，与表演无关。